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煥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欝然有嚴毅氣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户外昭容紫綬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

敬宗時方罷止用小黄門引導至今是如此按岑參詩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亦殿庭種花柳之一證也又杜贈田澄舍人有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開函進御筵亦可為二宫嬪之證○儒用

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著去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日如此後來韓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御史中丞王陶即彈之然遂去國溫公代為中丞先奏云前王陶以彈宰相不押班而去國今若

宰相更不押班則中丞無以為職須是令宰相押班某方就職如此便是不押班也不是義剛○方子録云閤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以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亦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謹舊時朝見皆是先引見閤門閤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閤門閤門奏上方始引見而今却於引見時閤門積得

這榜子俟放見時却一併上則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懶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得看他在恁地舞手夷脚更是閤門也懶能教得他及它有失儀又著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處去了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閤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見只是上殿拜於堦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門謝有舞蹈文蔚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拜一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即退這也是閤門要省事故如此壽皇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人說道太簡後不如如此 賀孫

聞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恐或是夷狄之風 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禮班首合跪進上面却有人來跪受但進表後進者因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却

跪進其受者亦拜此禮不可曉 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 敬仲

宫中有内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文蔚

問本朝十一室則九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廟

僖祖宣祖未祧遷時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祧僖祖却祔孝宗正是八世進不及九退不及七當時且祧宣祖存得九廟却待後世商量猶得直如此怱忙何也人傑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獻太廟謂之大享子蒙

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廟初只祀聖祖諸帝后神御散於諸寺其後神宗始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此等禮數唐人亦無且如唐人配廟只一后餘后立別廟本朝諸后俱配問人家配如何先儒說只用元妃伊川謂若所祭人是次妃生即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妃奉事所謂次妃者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士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女雖同祀何害所謂禮以義起也

唐人已如此可學云唐人立廟院重氏族固能如此

曰唐人極有可取處可學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古人一帝只以一后配其餘自別立廟庶幾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儀祭繼室於別廟恐未穩僩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

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别制廟以祀之必大處義剛

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考鏡某常疑本朝諱得那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諱平帝舊名亦不曾諱北朝諱得又嶢﨑偏旁皆諱謂諱敬字立人傍底也諱下面著言字底也諱近

日朝廷祧了幾箇祖諱却是然玄朗却不祧那聖祖莫較遠似宣祖些麽義剛

張以道曰泰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瞿興瞿俊父子嘗提兵至此之水興禱之天無雨小溪平白湧洪流六軍遂得水用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泰太師制此又高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桊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成尺二寸周輅孔子猶以為侈要乘殷輅今輅

只是極其侈靡

因問陳庭秀臨安人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玉輅側以帛維之名何官以名倫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徧檢古今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盖此本太僕卿即執御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雙垂之綏如圓轡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為尊魏公子無忌有駕虛左方以迎侯生是也

行大禮不敢坐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軍千牛擇武

力者為之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驂乘也既升車復行望郊壇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卿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于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令之與襆官亦但曰執綏官備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擬數日工夫將禮書細閱一過亦

須畧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記渠作執綏官
事自云考訂精博某問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
綏本人君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
可謂之執綏官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秉車者爾
又曰今玉輅太重轉動極難兼雕刻既多反不堅牢
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以聖人欲乘殷之
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朝造玉輅皆以
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閒小而輕捷而穏

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隱作聲既有此輅乘此足矣何以更為聞後來此輅亦入北朝僩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轎矣

因言物纔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是水精小斧頭子在轎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遂不識此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

有執柱斧者璘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不審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百官皆聽聞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

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于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僩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燾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國嘗言之神廟欲令只帶

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廣錄云此說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非禮又可因而見其世系稍全得些宗法後來定國得罪指以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却有次序可攷也人傑○廣同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

細令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勑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

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𨵿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敕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此有同諮𢡆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諮𢡆　賀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當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

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様底人今不復得覩身看且得箇依稀様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盡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柰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金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金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

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攙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 賀孫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金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賀孫

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蓋神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鋭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與臣下商量也僩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

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開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授

中書舍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僩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鄭公等爲之後改爲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爲左右丞相則其人等爲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僩

問何故起居郎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曰不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挐得來底便是起

居郎居左起居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無斬新排到理會底說故如此牽拖舊職不成倫序 僩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不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賀孫

問或言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來左右丞得

糾臺諫嘗見長老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爲令廳兩旁則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其方是居人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紹述二字箝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它人拆尚書省便如何了得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爲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令則皆是閒稱呼初無職

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興故置叅軍今叅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叅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叅軍之屬改為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叅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

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

戾亦是京不仔細秉勢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為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之資敘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敘也朝散郎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

等每等八階以别異雜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
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州資叙曰在法做兩
任知縣有闕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判有闕陞狀
方得為知州兩任知州有闕陞狀方得為提刑提刑
又有一節方得為轉運令巧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
經營六院蓋既為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為寺監
簿丞出來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為郎
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徑

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為臨安倅蓋既為臨安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為縣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且苟簡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體例苟不作縣雖為臨安倅亦不免便使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為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

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這般掩頭藏倖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歷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歷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學士歷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攘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會痛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

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畧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 僩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使持節某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録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

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銜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

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閲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僉廳也凡諸幕職官皆謂之常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清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

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遥領正大帥其郡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官位可見至唐中葉而長史司馬别駕皆為冗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僴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歸咎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

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直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以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人後來小人

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官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
倜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愈見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藩鎮節度使觀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有帥又有家居節度使便用費許多錢養他見任事者請俸却寡而家居守

門名者請俸卻大（節度使請俸月千餘緡）又節度印古者所以置旌節以為儀衛而重其權今卻令帶之家居請重俸是甚意今為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個）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纔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這數級只落借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

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令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過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猷底人便只守此為不可易之典才觸動著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賭箇是始得倜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王而須武官耶又令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様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

百王不可易之法 僩

只改儒林文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古名如

武官諸階稱呼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

又有甚諸色使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

職事又曰元豐以前武臣無宮觀故武臣無閒者見

武臣乞解軍職必出藩府及元豐介甫相置宮觀方

有門者 僩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

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宫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宫觀祠禄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僩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宫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

有說若武夷山沖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今太廟室深而堂淺一代為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同為一堂古人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西向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貔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物侍都知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僩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温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爲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甞見歐陽公記其爲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再入爲執政則禮數大異矣問何故如此曰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 僩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跳外諸將盡用宦

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驕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用事遂至如此〇僩

今之總管乃國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焉都監乃是

唐之監軍不知何時轉了 廣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大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營中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 僩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或謂總領之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來亦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始呼吸得聚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淳

祖宗凡升朝官在京未有職事者每日赴班纔有差遣則已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䟽劾之遂從罷黜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日命下當日便要不許隔宿便與詞頭報行而今縁有信劄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以此覺得事多此皆軍興後事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煞有因軍興後廢格而未復者廣

舊法恥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别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吕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人傑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歷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録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關報椿

史甚弊因神宗實録皆不敢寫傳聞只據人自録來者才對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揚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

初章惇為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按實錄是時史官趙彥若亦同於府界居住後趙安置豐州范永州黃黔州○儒用

先生問當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游最爭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卻有當來對問

其間云嘗與山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史官因論溫公改詩賦不是某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叙與諸公爭辨之語 僴

道君欽宗實録數百卷呂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節目百十條閒云何不入文字展日曰便不是呂丈規模 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畧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熊子復編九朝要畧不甚好 國紀徐端立編 ○僴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倣非好書

振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

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黕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膜目字亦非歐詩其取㪽薄如此則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儒用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程嘗作記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欲訓天下士以忠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

不亦難乎儒用

大學舍法壞人多龜山嘗立論高抑崇曾見龜山太學初興名爲司業善類頗屬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须了龜山否王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舊老吏浩曰秦會之是舊大學中人想是據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五峯嘗有書責他浩

先生因論本朝南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寬蓋欲聚人

不知後來放緊便不得　燾

令之法大槩用唐法　淳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　淳

律是歷代相傳勑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勑重如勑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勑中上刑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

百勑中則折之為二十（五折一）今世斷獄只是勑勑中無方用律（同）

因言律極好（律即刑統）後來勑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淳熙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僩）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淳

舊來勑令文辭典雅近日殊淺俗裏面是有幾多病痛○方子

宋呂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

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

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

孝之罪淳

或問勑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

綱領本朝止有編勑後來乃命羣臣脩定元豐中執

政安燾等上所定勑令上喻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脩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載之已仰錄時出示學者國記其文如此然恐有脫誤處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

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類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

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介甫之見畢竟高於世俗之儒

此亦伊川語因論祧廟及之○儒用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罪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勑令人呼為勑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勑勑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勑某在漳州曾編得戶

緡兩門法　賀孫

本合是先令而後勑先教後刑之意自荆公用事以來方定為勑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卻不能生事又卻無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專是介甫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趙仲約知高郵軍反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文正公謂他既無錢又無兵卻教他將甚

去殺賊得他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後來又甚州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解發歸朝廷謂之封樁闕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

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經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制使所創二人不記姓名應于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五十文作頭子錢括之為二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況其大者闕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

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斂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畧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

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曰亦嘗為孝宗言之葢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德粹語婺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買先生言其初曰令日惟紹興最重舊拋和買數時兩浙運使乃紹興人朝廷拋降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十四萬是時都吏乃會稽縣人會稽又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

為其民以瓦礫擲之不得已受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内翰鄉邑汪知鄉郡朝廷初降月樁時㑹諸縣令于廷婺源令偶言冊楊鄉民頑汪本此鄉人以令為譏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釐至於今為害先生曰疇昔創封樁時本無實數只是賴州縣且如常平中一項錢亦許樁數提舉司錢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限彼豈不來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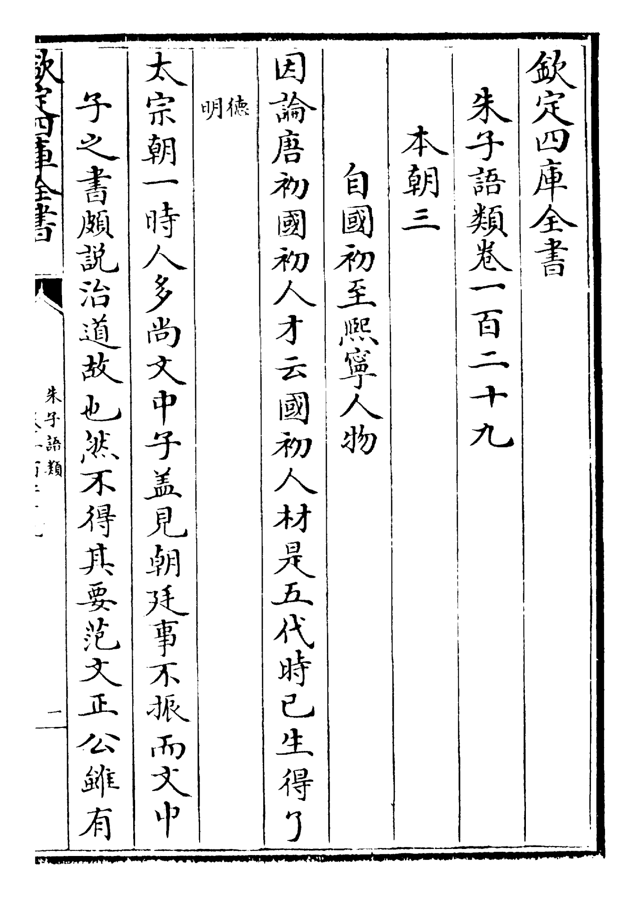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爲户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㽦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㸃就鹽綱上納雖是㸃在綱上中間作舊科數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納後沈公雅來却檢會前時行下指揮遂罷買上供銀 道夫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

撤去皆諸璫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從本府出錢盖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閎祖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因論唐初國初人才云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德明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

欲為之志然也麄不精密失照管處卓○㴶錄畧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因看科明逸集○方子

問本朝宰相孰優曰各有所長力行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寛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强剛毅足以有執則得大雅

宰相薦張齊賢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齊賢後以凡事

之舉此一事齊賢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時人樸實如此今好薦章如此此乃是一言章也楊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有如此等事楊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李文靖重厚沉默嘗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

靖房久而出衆訝之以為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某前程之類何足信深詰之文靖曰諸公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

目 許文靖為相○揚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植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

曰它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它亦未嘗不薦人才 植

問先生前曰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它只說如

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國有無故蹤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做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髙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植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洛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刋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

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胷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

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荆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名但以東坡父子懐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令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儒用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藴而為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 道夫

范文正傑出之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

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范文正公嘗云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子蒙

某嘗說吕夷簡最是簡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

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𡶶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昬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𡶶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為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朴鈍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縁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

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蘓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蘓為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蘓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蘓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名直孫句云敧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

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勿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

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那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个承意旨盡援引鈍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 卓

陳執中俗吏然執法仁廟謂惟此人不瞞人近世葉顒近似之 楊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閱其書中所言

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衮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間卿在鴈門食鴈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衮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之語不以為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衮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

今日一病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衮纏成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衮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

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此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後來果然彝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璘録云劉彝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然處難忘）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為起於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卻極崇儒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為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伯恭作祠堂記卻云它中和嘗問云嚴子陵

何須如此說使它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們議論只說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麄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聞此風俗如何可變

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間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可學

因言兼山艾軒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諸人說話雖麄疎未盡精妙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諭俗一文極爲平正簡易曰許多事都說盡也見他一箇胸襟盡包得許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時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平正道夫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

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却剛勁或曰孫泰山也是大故剛介曰明復未得為介石守道却可謂剛介義剛

石守道只是麄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玆所以不動心也揚

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

象

問安定平日所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許士龍在湖州嘗以書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初取湖州學法以爲大學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可學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揚

安定胡先生只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有一輩人别說一般惹邪底詳說話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楊録云徐子儀之徒〉

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

曾南豐携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今已椿得甚處錢留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迓之云云

關宰方叔珪〈永嘉人〉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

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
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薫一蕕十年尚
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為小人
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
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
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
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
安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内君子外小人為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為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

常大安可不去　可學

韓富初來時要振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過聖明如此猶做不得　揚

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蔡州曾直為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割後幕幹勸之方肯及曾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弔韓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祭中遂成案底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

有察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寛大 義剛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令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端蒙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嬴豕孚蹢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 道夫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録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見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歷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

郡令安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過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脱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時樂

張乖崖云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節

趙叔平樂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驗心善惡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豆亦無了便是心純一於善矣或曰恐

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於善矣

陳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様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辭官表甚古橫渠嘗稱之溫公薨陳上表慰國家張文潛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書

陳烈辭官表上謂似中書之文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人遂誣陳惡其妻醜而出之楊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揚

阮逸撰元經關朗易李靖問對見後山談叢僩

崔正言奏議亦好又問曾看劉質夫春秋謝顯道胡明仲集否僩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九